



# 摇曳秋风遗念长

—追念孙晓玲女士

宋曙光



那天晚上的平静被一个微信语音打破了。是张璇在呼叫我,她那一声“宋伯伯……”之后竟是难掩的呜咽:“我妈妈……今天,走了……”我一时间未能反应过来,只“啊”了一个字,便不知说些什么:突然、震惊、节哀——串不起完整的语句,骤然间,心情倍感沉痛。那是2025年12月30日,一个寒冷的冬夜。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街边,高大的商厦尖顶上闪烁着彩光,疾驶汽车的鸣笛声划过我的心尖,有阵阵刺感。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就在二十多天前,我还将在一篇新作《我与“芸斋小说”》微信传给晓玲,请她收阅并顺致问候。大刚先生代晓玲回复:“谢谢问候。天冷多保重。”

这几年,由于身体原因,晓玲谢绝了所有应酬,对外联络都交付她的先生张大刚,除了有要事打电话,平常多是通过微信联系。

这样,对晓玲的身体状况,我大致有所了解,

知道不会有大碍,

更不会有生命之虞。

怎会想到,

她一直叮嘱亲朋好友保重,

自己却没有“保重”,

突然便神情离去,让亲人突遭不幸。

转天上午,我赶赴殡仪馆吊唁。不论从哪个方面讲,我都要来送晓玲最后一程。回想我们交往的桩件件,几十年间纯是文字之交,深情厚谊都浸透在稿件之中。灵堂的氛围让我眼前出现幻影,那是二十多年前,孙犁先生躺在荷花丛中的面容,哀乐声沉,荷香情浓,悲伤之情更加难抑。

得知噩耗的友人们,无不感到惋惜和感伤,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哀悼之情。先看到侯军友的悼诗和悼文,又收到北京卫建民兄的微信。得悉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与孙犁相关的公众号,晓玲去世,大家纷纷悼念,建民兄特别写了一段文字:“晓玲姐多年生病,终于不治,在去年年末走了,我悲伤无语。《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一书成稿后,我帮着读了一遍原稿,提了一些意见,晓玲姐都接受了。她感觉细腻,驾驭文字的能力比较强,对孙犁老人的工作、生活最熟悉。孙犁晚年的创作,有许多作品就是她帮着抄录的。每年孙犁忌日,《天津日报》的宋曙光先生都约她写一篇回忆文章,以为纪念,她的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回忆文章构成的。因为她的文章,孙犁研究才有了一种可靠

的珍贵史料。晓玲姐爱写作,也喜欢绘画,尤其擅画仕女,假如不是身患疾病,她的才艺还会有所发展。生前,她出了三本书,参与编辑孙犁多部作品集,可说是孙犁研究队伍中的一员……”

这段话饱含情义,也勾起了我的回忆。大约是在2000年年底,或是2001年初,晓玲给我打电话,说她有一个想法,就是能在父亲生前写一些有关父亲的文章。我立刻表示同意,并提出若干写作建议,包括题目、内容、篇幅,当时虽不知将写多少篇,但均以《记我的父亲孙犁》为副题形成系列。那个时候,孙犁先生已久卧病榻,再也不能执笔为文,晓玲是在追赶时间,她要完成这个心愿,写出自己心目中的父亲的形象。

那是在冬季,多少个上午,为了稿子的事,晓玲的每一次电话都是打到我的办公室,说到某些细节之处,晓玲就忍不住地激动,电话那端便传来隐隐的抽泣声,让我的心情瞬间沉重。在她寄来的稿件上,几乎每一页都有湿润的痕迹,我断定那一定是晓玲的泪痕,与我用红笔改动的痕迹相融,该是晚辈对孙犁先生无尽的情思吧。

这组稿件,晓玲需要付出的不仅是精力,还有心血和全部情感。晓玲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也应是从此时算起。2001年2月8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了这组系列文章的首篇《战友情——记我的父亲孙犁之一》,晓玲后来跟我说,文章发表的当天,她拿着报纸赶到医院,给父亲朗读她的作品,她想让父亲高兴,作为孙犁的女儿,她的作品也能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外人哪里知道,女儿的付出是何等巨大,从第一篇写到截止的第十七篇,用了将近十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晓玲动了真感情,篇篇落泪,大大损伤了身体,乃至以后的多年间,她都不能动笔写作。

二十多年过去,我依然能回想起晓玲打电话时的情景,在静静的办公室里,那种伤感的气氛挥之不去。那岂止是十几篇稿件,经过泪水的浸透,它们已有了加倍的分量和价值。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细心的女儿,开始有心地记录父亲的饮食起居,只要在父亲身边,她就注意观察父亲的言谈举止,不放过任何生活

的细节。每当有客人来访,她就留心他们的谈话、相互间的交流,甚至是之前的交往经历,这些都是来自现场的第一手资料,身为女儿的记者,她记下的文字远比记者的鲜活,比作家的更具亲切感。

在父亲生命垂危之时,晓玲以一种特殊方式尽到了一个女儿应尽的责任,她让父亲生前看到了自己书写的文章,并且是刊发在父亲曾经耕耘过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女儿笔下的父亲,是文学之外的孙犁,是生活之中的孙犁。晓玲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的这组写父亲的系列文章,引起了孙犁研究界的广泛关注,当文章刊发至第十七篇时,三联书店便以《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为书名,于2011年6月出版,这是晓玲出版的第一部写父亲的书。

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的单篇作品,到集成一部专著,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这也是投入最多、倾情最深、耗时最长的一组稿件。所以该书的版权页上,我是特约编辑。晓玲寄来的样书里面夹着一张字条,是该书责任编辑写给我的感激的话。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心香弥久——孙晓玲“记我的父亲孙犁”系列文章编后》,详述了这部书出版背后的故事。这之后,晓玲的写作进入了一个高产期,2013年5月,晓玲又出版了第二部新著《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这应是《布衣:我的父亲孙犁》的姊妹篇。2023年9月,她又出版了第三部书《一生荷梦寄清风:我的父亲孙犁》。我在推介这部书的文章《荷香依旧诉亲情——读孙晓玲〈一生荷梦寄清风:我的父亲孙犁〉》中说:“从孙犁作品之外写孙犁,晓玲的书写不可多得,她让读者听到了父亲的话语和笑声,看到了作家同常人一样,也有着悲悯与快乐、脾性和喜好。”

作为父亲,孙犁很高兴晓玲喜欢文学,对她的写作爱好常常热情鼓励。晓玲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父亲教我写文章》,讲述自己学习写作的过程。对于写作上的日渐提高,晓玲特别感恩《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对她多年写作的勉励,在每部书的后记中,她都特别提到我为她的写作,所给予的无私帮助。

除了写作,晓玲还参与编纂了多部孙犁作

品集。我在职期间,凡是找到我的有关孙犁作品的出版事宜,一律都介绍给了晓玲,诸如作品选编及连环画改编,等等。晓玲做的是父业的传承,也是功德之事。那些年,晓玲多次给我寄书,一包一包的,我记得有《孙犁精选集》《青春余梦》《荷花淀》《孙犁诗歌剧本选》《白洋淀纪事》《百年百部中篇正典》《铁木前传(插图本)》……这些编选的书,扉页上有“孙犁”印,她自己的书则是“孙晓玲印”,成为友情加亲情的珍藏。

那些年每年春节前,晓玲都会给我寄赠明信片祝福新春。我知道她的感激之情。除了文字往来,我们平时见面机会不多。印象深刻的有三四次:2001年10月16日下午,来津领取《小说月报》百花奖的铁凝主席,想去医院看望孙犁先生,我找到晓玲陪同,让铁凝却了一个心愿,从病房出来,我们三人一起合影留念。2011年秋天,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与天津日报社联合举办孙犁诗画副刊编辑奖颁奖典礼,晓玲作为嘉宾与会,就坐在主席台上。还有一次是在天津市东丽区孙犁散文发奖会上,她的《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一书荣获特别奖,她会领奖。但就是在这样一个隆重的场合,晓玲都是低调参加,从不发言。

当年在孙犁先生家,好像也很少见到晓玲,我去时都是在工作时间,晓玲则是公休日才在,她要去照顾父亲,在生活上尽到一个女儿的义务。而她对父亲的爱,除去日常生活的悉心照料,还兼有一份敬重和崇拜,她能够发现父亲身上独特的魅力,那是读作品之外的一种感觉,这种善于“发现”,应是源自遗传基因吧。

2023年年底前,我与张璇远赴石家庄河北文学院,参加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并向孙犁先生塑像献花。回津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冬天的银杏树》,刊发在《河北日报·布谷》副刊。我将文章传给晓玲收存。晓玲看过后回复:“这篇文章写得很有诗意,又饱含了对老人的深厚情意。您风尘仆仆、车马劳顿,为孙犁研究尽心尽力,让家属很是感动与感谢。特别是看到张璇给姥爷献花放到他怀里那一段,热泪难忍。我的书摆放在展厅父亲照片旁甚是欣慰。”

2024年,北京一家出版公司拟出版一套“中国散文60强”丛书,其中孙犁先生的作品需要由家属授权并负责编选。我当即想到了晓玲,以她对于父亲作品的熟悉与解读,是完全能够胜任此项编纂工作的。晓玲代表家人接受了请求,并倾全家之力,极为圆满地编出了一部孙犁散文新集《耕堂犁歌》,我看到样书后,写了《血脉亲缘恩情长——为孙犁散文选〈耕堂犁歌〉而写》的读后感。这是晓玲最后一次参与编选父亲的作品集,是为绝版。

前几天,我在《光明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散文《海河情缘》,写到了孙犁先生的早期作品《小山庄》,若在以往,我都要传电子稿给晓玲,请她收阅,现在她是再也收不到了。孙犁先生最小的女儿却是最先离世了,任何表达都催化化悲痛,为生者留下绵绵遗憾。记得晓玲写过一篇散文《摇曳秋风遗念长》,曾荣获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金奖。不妨将题目借用过来,作为我这篇悼文的题目吧。

“树和雪色望难分,未到盘山意已欣……”这首七言律诗《望盘山雪色》的作者是清代乾隆皇帝弘历,写于乾隆十年(1745)二月驻跸盘山行宫期间。全诗通过描绘盘山雪景奇观,抒发了对自然造化的赞叹。每当我欣赏自己收藏的几十枚盘山和蓟州题材的徽章,便联想到乾隆皇帝十分喜爱盘山,他曾经作诗千余首吟咏这座名山。

位于天津北部蓟州区的盘山,拥有众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上,盘山曾吸引了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辽太宗耶律德光、辽圣宗耶律隆绪、金世宗完颜雍等历代帝王到此巡游、礼佛。清代,盘山成为皇家从京城去往东陵祭祖的重要通道。尤其是乾隆皇帝,一生中共32次登临盘山,最多时一年三次登临。历史上著名的文臣武将如李清、戚继光、刘墉、纪晓岚等,文人墨客如陈寿、郦道元、高适、陈子昂、汤显祖、徐霞客、孔尚任、洪升等,也纷纷登临盘山,留下很多佳话。津门十景之一的“三盘暮雨”,即为国家AAAAA级景区盘山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观。

改革开放后,盘山旅游业发展迅速,发行了很多旅游纪念品,包括金属、塑料等材质的纪念章。在这些

## 微章上的天津文化(二)

# 未到盘山意已欣

罗丹



纪念章上,除有“盘山留念”字样外,还有盘山多处名胜古迹的图案。其中天成寺景观出现在盘山纪念章上较多。天成寺是下盘重要的景点,寺内主要建筑江山一览阁的样式便被铸在一枚金属纪念章上。传说乾隆皇帝游至盘山,站在此阁之上,打开窗户,美景顿入眼帘,江山一览无余,他便亲笔题额“江山一览”。此外,还有多种金属纪念章以天成寺舍利塔作为主要图案。该塔为八角密檐十三层建筑,每个檐角悬挂铜铎,风吹声响悦耳。塔基以花岗岩须弥座和三层砖雕仰莲组成,塔身通体呈浅黄色。该塔高22米,游客无不印象深刻。

蓟州区被称为天津市的“后花园”,除盘山风景区外,还有黄崖关长城、翠屏湖旅游度假区、渔阳城古建筑、中上元古界标准地层剖面和八仙山原始次生林自然保护区等重要旅游景区。其中,在渔阳城古文物旅游景区内,坐落着享誉中外的独乐寺。

独乐寺,又称大佛寺,其始建时间无明确记载,一些学者认为在隋唐期间。寺内现存主要建筑为山门和观音阁,皆为辽圣宗统和二年(984)重建。因此它与辽宁锦州的奉国寺、山西大同的华严寺并称中国现存三大辽代寺院。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称赞独乐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演变之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独乐寺是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津市特殊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

近些年独乐寺附近开设了专门的文创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不过,很多收藏爱好者还是更为追捧四十多年前发行的那些传统味道的徽章。如一枚1984年10月发行的铸有“独乐寺重建千年纪念”中、英文字样的圆形铜章,一面图案为独乐寺主建筑观音阁外观,另一面图案为观音阁内的观音塑像,图案清晰,铸造精良。独乐寺观音阁是国内现存最早的高层木结构楼阁,外观二层,实为三层,使用了二十多种不同的斗拱榫接,历经多次地震而不倒。阁顶的斗八藻井,为国内现存最早的木构藻井。阁内的辽代十一面观音菩萨塑像高达16米,是国内现存最高的彩塑站像,令人叹为观止。

蓟州北部群山连绵,地势险峻,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明代隆庆年间,民族英雄戚继光任蓟镇总兵,主持重修了蓟镇长城,完善了军事防御体系。位于岭之巅的黄崖关是蓟镇长城的重要关隘,其东侧山崖岩石多为黄褐色,在夕阳映照下金光灿烂,有“晚照黄崖”之誉,“黄崖关”因此得名。作为“津门十景”之一,黄崖关长城成为蓟州区较早开放的热门景区。我存有多种黄崖关旅游纪念章,这些金属纪念章从设计风格到铸造工艺等都表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生动的时代特色,颇具收藏与欣赏价值。

图为20世纪80年代发行的盘山旅游纪念章。



第五四二七期

吴船,吴地之船、江南之船。

除了扬帆出海,吴船多是潮流而上的。

潮流,是深入到广袤腹地,从江之尾,到江之头;由水面平阔,到两岸猿啼声不住。江之两岸,有许许多多、星罗棋布的大小码头。

在江南,一座城镇与另一座城镇的距离,往往是一座码头与另一座码头的关系。客船窗外,夜色朦胧,村庄、房屋、树影、石桥、灯火……掠而过。

船适宜远距离航行,沿途可以看风景,两岸村落,岸上捧碗吃饭的人。

摇橹船、乌篷船、撑篙船……吴船点点,如影似幻,在鸿雁的鸣叫声中,穿行于江南山

# 吴船遥远

王太生



太湖渔船(桅船),原名罟船。清《太湖备考》云:“太湖渔船大小不等……其最大者曰罟船,亦名六桅船。”其船形身长八丈四五尺,面梁阔一丈五六尺,落舱深丈许。中立三大桅,五丈高者一,四丈五尺者二;提头桅一,三丈许;梢桅二,各二丈许。”

我静静地观赏过那拉升风帆、静泊于水面的太湖渔船。它总是停泊在远离岸边的湖心深处,估计是太湖水浅,大船不适宜泊在近岸的地方,如果是要卸货,顶多也是一叶小舟靠上去,把新鲜的“太湖三白”卸下来,运到岸上。犹记得那年,我在无锡鼋头渚隔着浩渺水面,远远观望那与天空白云一道静止于太湖水中的渔船。现在看来,湖上船是适宜遥看的,这样一种方式,有距离感、空间感、画面感、年代感……多维度的大湖渔船,在这烟波浩渺的水面,是缓缓移动的水墨风景。

航行中的船,风是动力,思想是帆,在云水之间飘浮、穿越,眼前是光影交错的迷离前途。在美丽的江南河流上,总会有一个从古镇搭船而行的青年,他要去远方,坐这种停靠许多码头的班船。船穿过一座座石拱桥,河埠岸上,粉墙黛瓦。或者,是另一个地方的人,为了看风景,挟一把油纸伞,来到这丝绸般柔软的吴地。

我出生于吴头楚尾之地,所见多是吴船。少年时,常在小城的船闸看船。那些船是开往江南的,沿一条古老的官河,进入扬子江,留下一片孤帆远影。在流经城市的河流上,驶过的每一条船,都随风飘着花花绿绿的衣裳,船的到来,船头溅出清冽的水花,很像一部电影开头的样子。有时候,船上还有一只摇着尾巴的小黄狗。船突突地行远了,船尾漾起静静的水波,似留下一个让人回味的“结尾”,让人遐想,每一条船,都带走一个故事。

回想我的吴船之旅,那还是许多年前,从无锡去杭州,傍晚时从梁溪码头出发,进入太湖,所见的是碧清的水、远处湖中露出的干石,以及三三两两的渔船。船在夜色中航行,穿越这一大片浩荡的水,夜幕时过湖州,转入京杭运河,天明时抵达杭州。那个夜晚,在太湖船上,不想竟遇到几个与张岱《夜航船》中情形相似的僧人,只不过他们不是躺着的“缩脚僧”,而是坐着的,从苏北转道而来,往杭州灵隐寺去。那夜,船舱轻柔的吴语中,夹杂着几句不紧不慢的江淮官话,几位僧人表情平淡,面色从容。

河流有河流的秘密。作家苏童在一篇文章里说,河流的秘密在它内心,只是不为人说。水载船,因势赋形;风鼓帆,借力而行,就像古人假某种智慧,思想到达未曾到达的地方,船随水流一泻千里。

现代作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记述了当年苏州乡村的运粮船,“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那敞口船,是吴船,装载了一船新米。

“落日寒江上,吴舟挂短篷。荻花连岸白,烛影傍人红。”夕阳洒落在寒冷的江面,有一条小小吴船挂起了短短的篷帆,岸边荻花连成白色一片,红烛光勾勒出幢幢人影的轮廓。吴敬梓《石城晚泊》呈现出一幅温煦、宁静的晚泊图景。

现代作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记述了当年苏州乡村的运粮船,“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那敞口船,是吴船,装载了一船新米。

“落日寒江上,吴舟挂短篷。荻花连岸白,烛影傍人红。”夕阳洒落在寒冷的江面,有一条小小吴船挂起了短短的篷帆,岸边荻花连成白色一片,红烛光勾勒出幢幢人影的轮廓。吴敬梓《石城晚泊》呈现出一幅温煦、宁静的晚泊图景。

现代作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记述了当年苏州乡村的运粮船,“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那敞口船,是吴船,装载了一船新米。

“落日寒江上,吴舟挂短篷。荻花连岸白,烛影傍人红。”夕阳洒落在寒冷的江面,有一条小小吴船挂起了短短的篷帆,岸边荻花连成白色一片,红烛光勾勒出幢幢人影的轮廓。吴敬梓《石城晚泊》呈现出一幅温煦、宁静的晚泊图景。

# 古人的小年

刘晓丹